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取舍:以彭亨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为例

Vocabulary Selec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

郑靖而*

(CHENG Ching Yee)

摘要

随着马来西亚政府于第九大马计划中敦促各大专院校把汉语列为外语课程的选项, 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马来西亚蓬勃地发展起来。作为海外汉语圈之一, 马来西亚的对外汉语教学自有其独特之处。就以词汇教学而言, 汉语教师除了需要选择规范的汉语词汇之外, 尚要考虑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教学。然而对于国别化词汇教学的词汇选择研究, 目前学界大多集中于日本、韩国、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针对马来西亚的对外汉语词汇研究就略显薄弱。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回顾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选择的研究现状, 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三个原则: “本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并结合彭亨大学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实际词汇例子说明如何取舍教学词汇。

关键词: 词汇教学、本土性、针对性、实用性

Abstrac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 offe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to their student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Malaysia has grown in popularity. As Mandarin is widely spoken in Malaysia, teaching the languag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is country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Mandarin teacher has to take note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vocabulary in his work.

In the study of vocabulary selection, the basic focus is on Japan, Korea and variou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case of Malaysian Chinese vocabulary has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vocabulary b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of “localness”, “objectiveness” and “practicalness” by using examples from the vocabulary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

Keywords: vocabulary teaching, localness, objectiveness, practicalness

* 郑靖而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语言与人文中心汉语教师。电邮地址: chingyee1125@gmail.com

一、前言

随着马来西亚政府于第九大马计划中敦促各大专院校把汉语列为外语课程的选项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马来西亚蓬勃地发展起来。以彭亨大学（下述简称彭大）为例，外语课程被列为必修课之一。其中又以汉语最为热门，每个学期学习汉语的学生大约有600人。作为海外汉语圈之一²，马来西亚的对外汉语教学自有其独特之处。马来西亚华语被视为是汉语的一种域外变体（郭熙 2003：114），无论是语音或词汇都呈现与汉语不同的特点。就以词汇而言，汪惠迪曾对马来西亚华语词汇进行分析，从六个方面说明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汉语词汇的差异性。（汪惠迪，2009）这一特殊的词汇环境让汉语教师除了需要选择规范的汉语词汇之外，尚要考虑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教学。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选择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三个原则：“本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并结合彭大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实际词汇例子说明如何取舍教学词汇。

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

词汇教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向来是被忽视的一环。如Zimmerman所言：“至今，在整个第二语习得的各种学习阶段中词汇的教与学都被轻视”。³（Zimmerman 1997：5）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向来重视语法教学，而词汇教学并未得到等同的重视。⁴（张旺熹，2000；张和生，2005）

作为语言的要素之一，词汇的重要性不容置疑。Stubbs曾经说：“当人们想到语言的时候，几乎总是要想到词汇。”⁵（Stubbs 1986：99）Wilkins甚至激动地强调：“没有语法，表达很有限，没有词汇，什么都无法表达。”⁶（Wilkins 1972：111）这些看法无不说明西方学者对词汇的看重。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与习得中，西方学者们也纷纷提出重

¹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undertak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proficiency of students in English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access knowledge and undertake research. Languages such as Mandarin, Tamil and Arabic as well as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will be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s to encourage multilingualism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2006. *The Ninth Malaysia Plan (2006-2010)*. Putrajaya: Th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p. 270.)

² 根据黄妙芸（2010：48-49），马来西亚属于“汉语三大同心圈”的中圈，指以华语为共同语的海外华人移民地区。（黄妙芸，2010，〈从汉语走向国际化看区域华语词汇变异——以马来西亚为例〉，《八桂侨刊》第4期，页48-52。）

³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vocabulary have been undervalued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throughout its varying stages and up to the present day.”

⁴ 根据张旺熹的统计，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核心期刊《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的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类全部279篇论文中，专门论及词汇教学的论文14篇，仅占5%。在1999年8月第六届世界汉语教学讨论会的211篇入选论文中，涉及词汇与词汇教学专题的论文只有24篇，占11%。张和生补充，2002年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语法研究与词汇研究的比例是3:1。2003年北京地区第三届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语法研究与词汇研究的比例依旧为3:1。在2005年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总计135篇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及习得研究的论文中，词汇研究类论文仅33篇。

⁵ “When people think of a language, they think almost inevitably of words: vocabulary.”

⁶ “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 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

视词汇教学的要求。其中West就很明确地指出:“学习一种语言的首要任务就是词汇的习得与练习如何使用它。”(West 1930: 514) Gass和Selinker也强调:“词汇对学习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⁷(Gass & Selinker 1994: 270)显而易见地,作为语言的主要建筑材料,词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也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胡明扬从语言的实质情况出发,说明“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一的实体,语法是无法脱离具体的语汇而存在的”。(胡明扬 1996: i) 陈贤纯在论及对外教学效率的问题时,认为“因为词汇量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学生的交际能力上不去。”(陈贤纯 1999: 3) 陆俭明在谈及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时,也提及了词汇教学的不可或缺。他认为“一个外国学生要学好汉语,重要的是要掌握大量的词汇,要有足够的词汇量,因此词汇教学应该是个重点,可惜现在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很不够。”(陆俭明 2000: 2) 杨惠元则由词汇教学与句法教学的关系角度提出“强化词语教学,淡化句法教学”的教学要求,并主张“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词语教学自始至终都应该放在语言要素教学的中心位置”。(杨惠元 2003: 37)

综合上述中西方学者的主张与论点,不难发现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中,汉语学习的核心问题是词汇学习,是学习者最重要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词汇教学也就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三、词汇教学的取舍

谈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定教学的词汇。“教什么”就是要考虑教什么词汇。“怎么选”就是要以什么原则或以什么依据进行教学词汇的筛选。关于“怎么选”的原则,胡明扬认为“主要任务是要求学生掌握一批最常用的词语的基本意义和主要用法”。(胡明扬 1997: 203) 刘珣则主张“具体教材或教学中词汇的选择,应从词汇的实用性、常用性和学生的需要出发。”(刘珣 2000: 361) 吕必松则明确地指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语汇的选择要注意两点,一是常用性,二是针对性”。(吕必松 2007: 179) 纵观上述学者所言,选择教学词汇应该以常用性和针对性为主。所谓“常用性”,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词汇。所谓“针对性”,就是指必须根据学生的需求而进行选择。

西方学者则通过词频统计的结构制定词表,以作为选择教学词汇的依据。词频,顾名思义就是词的出现频率,是指一个词的“出现次数占全部语料总词次(在所统计语料内该词出现的次数)的百分比”。(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6: IV) 早在1943年, Richards就出版了含有850个英语单词的Basic English and Its Uses (Richards, 1943), 并主张这850英语单词可以表达大部分人类思维活动的内容。之后陆续有学者拟制词表,展开对第二语言词汇的研究。其中包括1944年, Thorndike和Lorge编制的*The Teacher's Word Book of 30000 Words*。(Thorndike & Lorge, 1944) 这是根据1千8百万字的语料库编制而成的,曾是许多英语教材和建议读物的编写依据。还有1953

⁷ “The lexicon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for learners.”

年, West出版的*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 这是作者从40年代就开始编制的词表。(West, 1953) 上述词表的制定除了考虑词频之外, 同时也把词的覆盖率、语言需求、常用性、词汇学习的难易度等。(Richards, 1970)

在中国, 制定适合外国人的汉语教学词表同样是学者们关心的课题。从1962年的《普通话3000常用词表》, 1964年的《外国人实用汉语常用词表》, 1983年的《报刊词语三千六百条》, 1985年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1986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常用词表》, 1991年的《北京口语调查》以及1992年的《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下述简称《大纲》)等等。其中以《大纲》为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词表, 它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 由中国国家汉办汉语考试部所制定。多年来, 它是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主要命题来源, 也是许多对外汉语教材选词的主要根据, 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它的编制原则是“多学科定量统计与群体性定性分析相结合”和“语言学科学原则与对外汉语教学需要相结合”。(李明 2011: 61-67)

上述中西学者对于选择对外汉语教学词汇的原则与依据, 皆为在马来西亚进行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具有指导性意义。

四、三大原则

一如前文所述, 虽然通过词频以制定教学词表可能是确定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比较可靠的依据, 但是完全根据词频统计来选择教学词汇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方绪军提出这样的看法: “一些不太常用的词语频率很高; 一些常用词的频率却很低; 不同的频率词表提供的词的频率有所不同; 有些相关的常用词词频差别较大; 词的确定不一定适当”。(方绪军 2008: 18-20) 以《大纲》为例, 李明也指出其“所规定的等级词在使用频率、运用范围等方面有所差异”; “大纲中的汉语词汇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 在各种不同的文字材料中根据其使用频率而形成的, 这只代表了普遍的现象, 而不是各种专业的用词频率上的特殊情况。”(李明 2011: 73) 由此可见, 根据词频来拟制教学词表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所有的教学情况。

词汇因地区的不同而出现区域性变化。(周清海、李临定⁸) 马来西亚华语在词汇方面同样呈现与汉语不同的特点。这一特殊的词汇环境形成了马来西亚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特色。在马来西亚, 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一般为马来人、印度人、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⁹他们学习汉语后, 主要的交际对象还是以马来西亚华人居多。如果完全以《大纲》来制定教学词表, 那么这些学习者在与马来西亚华人进行交际时将会面临表达上的困难。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在遣词用句上会倾向于使用马来西亚华语特有的词汇, 而使用《大纲》里的词汇比例不高。刘珣曾明确地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原则为“以培养汉语交际能力为目标”(刘珣 2000: 21)。如果汉语教师只根据《大纲》作为教学词汇而忽略了马来西亚华语词汇, 那么这些在马来西亚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就无法以汉语进行有效的交际任务。

⁸ 电子资源, 发表年份不详。

⁹ 以彭亨大学为例, 每个学期学习汉语作为外语的学生民族比例为: 马来人85%、印度人7%、原住民与其他7%、华人1%。这里的华人是指那些没有任何汉语基础的华人学生。

既然《大纲》并不能有效地反映马来西亚华语环境的词汇情况,那么汉语教师就必须思考其他的方法进行教学词汇的筛选。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对外汉语的教学词汇应该融合马来西亚华语词汇和《大纲》的词汇。学习者既能学习规范的汉语词汇,又能兼顾带有地域性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汇;既能培养与中国人进行汉语交际的能力,又可以与马来西亚华人进行沟通。

有鉴于此,笔者主张教学词汇的选择,可以从“本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三大原则出发,并结合彭大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实际词汇例子说明如何取舍教学词汇。

(一) 本土性原则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首先谈到本土性(本土化或国别化)问题的是有关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所谓“本土性”,就是编写教材“要考虑世界各地语言教学的不同需求”。(卢伟 2009: 3) Timlinson也谈到了本土教材有很多的好处,例如本土教材能够顾全学习者的需求;与学习者有直接的关联性;编者能意识到学习语境的特征等等。

(Timlinson & Masuhara 2004: 38) 吴应辉也指出“词汇本土化”是本土化教材的特征之一。(吴应辉 2013: 119) 同样地,在选择对外汉语教学词汇也应该以本土性作为原则。“本土性”的“本土”,指的就是马来西亚。“本土性”原则主张所选择的教学词汇应该以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为标准,筛选能够体现马来西亚人民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的词汇为重点词汇,并在这基础上适当地与《大纲》的词汇进行融合与调整。

以彭大的《华语(一)》¹⁰为例,第一课《自我介绍》首先选择的教学词汇是马来西亚十三州和联邦直辖区的华语译名¹¹。与其他汉语教材首先介绍国籍有所出入,《华语(一)》介绍的话题如下:

(1) 你是哪里人? 我是吉隆坡人。

比起“你是哪国人?”,笔者以为彭大的学生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比较偏向于询问对方的家乡或州属。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的十三州和联邦直辖区,只有少数是外国留学生,所以“你是哪里人?”和马来西亚的十三州和联邦直辖区是真实交际中使用率比较高的话题。

又如《华语(二)》¹²的第四课《交通》中为学生介绍基本的交通工具。其中包括:

(2) 巴士(公共汽车)

的士(出租车)

脚踏车(自行车)

¹⁰ 《华语(一)》(2014年九月初稿)是彭大2014年下学期使用的新教材,由彭大现代语文与人文中心的杨银梅和郑靖而主编。

¹¹ 请查阅附录(一)

¹² 《华语(二)》(2014年九月初稿)是彭大2014年下学期使用的新教材,由彭大现代语文与人文中心的杨银梅和江美芬主编。

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受英语的影响很深。以语言为例，马来西亚的华语词汇就有很多英译外来词，上述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在马来西亚，公共汽车、出租车、自行车等汉语词汇使用的频率和范围很低，就连马来西亚本土的汉语教师也很少使用。在马来西亚，如果一个人想要搭公共汽车而使用“公共汽车”这一词汇，应该会费一番唇舌作出解释才能够搭上巴士（公共汽车）。为了让学生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学习，巴士、的士、脚踏车是重点教学词汇。

提到马来西亚，很多人会联想到美食。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旅游报导于2015年6月15日公布透过脸书的调查结果，读者票选全球10大美食旅游地中，马来西亚以265票排名第六（林诗远 2015），说明马来西亚的美食名声颇盛。因此《华语（二）》的第七课《饮食》，适当地融入了马来西亚本土的食物与饮料，如：

- （3）食物：椰浆饭、炒粿条、印度煎饼、沙爹、娘惹餐
- （4）饮料：拉茶、美禄
- （5）用餐地点：嘛嘛档

除了《大纲》里的基本词汇如米饭、面条、鸡蛋等等，上述的食物与饮料更加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真实的交际环境。椰浆饭和拉茶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民，尤其是马来人的“国民早餐”。学生能够直接把所学到的词语运用在实际的生活语境中，这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嘛嘛档是马来西亚印裔穆斯林所经营的饮食档，是马来西亚人用餐的热门地点。其独有的特点是价格实惠、全年无休、全天二十四小时营业。嘛嘛档无论在城市或郊区都随处可见，这其中也包括国立大学的校园。嘛嘛档是学生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所以也被列入教学词汇中。

以“本土性”作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选择原则，无疑为学生提供真实而实际的词汇材料，以方便他们在面对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进行实践与操练。

（二）针对性原则

孔子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就是针对性原则的原型，即指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来进行教学活动。Corder曾经说：“一群特定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所要求的重要单词，一定会有很多是相对频率比较低的。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学生使用语言的场合和话题，然后，也只有在这之后，频率这个原则才开始具有针对性——决定在最有用的领域内的最有用（也即最常用）的词”。（Corder 1983: 213）所谓的“针对性”，就是指必须根据学生的需要而进行选择。其中包括学生的学习目的和需求、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环境、母语背景、目的语水平、文化背景、智力、年龄、性格等等。简而言之，选择教学词汇必须以学生的需求为基础。

彭大是专长于工程和技术领域的科技型大学，特别以化学、石油化学和生物科技以及汽车和制造业为主。于是《华语（二）》的第一课《学习》为学生设计了这样的话题：

- （6）你来自哪个学院？我来自电脑系统与软件工程学院。

由于彭大的学生都是来自理工科系,因此为学生介绍他们自身的科系与院校是很有必要的。第一课《学习》的教学词汇就是介绍彭大的科系与院校。¹³虽然彭大是作为一所技术基地而建成的大学,其课程设计同时也兼顾现代语言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建设。彭大的课程设计就包括一门外语课作为制定必修课,以提高语言竞争的能力。现代语文与人文中心开办了五种外语课¹⁴供学生选择。因此第一课《学习》也为学生设计了这样的话题:

(7) 你学什么语言? 我学华语。

将科系与院校、外语纳入教学词汇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现状所筛选的,是和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这些词汇不一定是普通的“常用词”,但是对彭大学生而言,却是交际活动中的“高频词”。

再如《华语(一)》的第三课《职业》为学生介绍基本的职业与工作场所。例如:

(8) 职业: 工程师、商人、公务员、家庭主妇

根据《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所指定的《一级目标及内容》中所提及,学生应该“了解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简单话题。如家庭、个人信息、爱好等”。(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 2009: 4) 上述的职业可能不是最常见的职业,却是与彭大学生息息相关的“热门”职业。如“工程师”,这是彭大学生未来的职业,所以它是教学重点词汇之一。

在马来西亚,由于老师、警察、军人等均隶属公务员的行列,所以“公务员”是多数彭大学生父母的职业¹⁵,也被列入教学词汇中。“家庭主妇”虽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职业,但由于大部分学生的母亲都是“家庭主妇”¹⁶,因此“家庭主妇”同样也归入教学词汇里。

除此之外,东海岸三州¹⁷的学生向来比例偏高¹⁸。自来东海岸三州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有些还是从事传统的职业,如农夫、渔夫、垦殖民¹⁹等,这些使用率不高的词汇也会列入教学词汇的考虑范围内。

马来西亚人民以马来人占最多的主要民族,而伊斯兰教是马来人的唯一宗教,因此有关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词汇是有必要列入教学词汇范围内。例如:

¹³ 请查阅附录(二)

¹⁴ 包括华语、日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

¹⁵ 根据参与问卷调查的229名学生中,其中的58名学生的父母是公务员,占总学生人数的25.3%。

¹⁶ 根据参与问卷调查的229名学生中,其中的141名学生的母亲是家庭主妇,占总学生人数的61.6%。

¹⁷ 彭亨、吉兰丹、登嘉楼。

¹⁸ 根据参与问卷调查的229名学生中,共有88名学生来自东海岸三州,占总学生人数的38.4%。

¹⁹ 196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为推行“耕者有其地”的青皮书计划,成立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于十几年间陆续开放许多尚未开发的土地给乡区各族村民申请开垦,催生了国内各地许多垦殖区,为乡区各族居民提供安身立业的环境,也从此改写了许多穷苦人民的命运。这些开垦荒地,进行生产的农民,被称为“垦殖民”。

- (9) 场所：祈祷室
- (10) 节日：开斋节、斋戒月、菱形粽子、青包、清真

基于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伊斯兰教徒，因此上述的词汇是最能反映学生文化背景的词汇。学生在学习这些与自身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词汇，都是产生一种亲切感，进而提高学习的动力，以达到交际的目标。

“对学生的个体差异照顾得越多，所确定的学习目标就越具针对性。”（方绪军 2008：27）以“本土性”作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选择原则，既能顾及学生的个别需求，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三）实用性原则

21世纪联合国教育委员会曾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理念，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²⁰（Jacques Delors *et al.* 1996：22-23）其中“学会生存”是重要的教育理念，同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原则，因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学习者用汉语进行表达与理解的交际能力，从而在社会上生存。顺理成章地，“实用性”原则也成为选择教学词汇的重要原则。“实用性”原则主张挑选构词能力强、实用范围广、出现频率高的词汇。笔者认为以生活名词类为主，因为这趋于生活化、日常化、更能满足学习者的日常交际要求。例如上述所提到的各种例子都是属于生活名词类：

表1：生活名词类

主题	词汇例子
马来西亚十三州与直辖区	吉隆坡
交通	巴士、的士、脚踏车
饮食	椰浆饭、拉茶、嘛嘛档
科系与院校	电脑系统与软件工程学院
职业	工程师、公务员
伊斯兰教相关	开斋节、斋戒月

在初级阶段的词汇学习，应该以生活词汇出发，再逐渐扩大到其他相关的领域如社会、政治、教育、经济等；从具体词汇到抽象词汇；从实词到虚词。（刘珣 2000：361；李明 2011：75）从表1不难看出上述例子都属于名词类，是描述具体事物的具体词汇，皆隶属实词。

为了应付日常生活的需求与作息，笔者认为基本的疑问词也应该被纳入教学词汇的范围内。在入门阶段进行词汇教学时要设法创造情景，让学生感到在真实的交际活动中有必要学习这些词语。（方绪军 2008：99）通过简单的问答演练就是最好的实践练习，那么学生就必须先掌握基本的疑问词。《华语（一）》和《华语（二）》就设计了一些真实的交际情景让学生进行操练：

²⁰ “The four pillars of education: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be.”

- (11)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吉隆坡。(《华语(一)》, 第二课: 我的家人)
- (12) 华语班有**几个人**? 华语班有二十七个人。(《华语(一)》, 第四课: 我的班)
- (13) 一公斤西瓜**多少钱**? 一公斤西瓜四块半。(《华语》(一), 第十课: 买东西)
- (14) 你是**怎么样**来上课的? 我是坐巴士来的。(《华语》(二), 第四课: 交通)
- (15) 你想喝**什么**? 我想喝拉茶。(《华语(二)》, 第七课: 饮食)
- (16) 马来人庆祝**什么**节日? 马来人庆祝开斋节。(《华语(二)》, 第十课: 节日)

经由掌握疑问词, 并进行简单的问答操练, 学生能够培养基本的选词能力。例如当学生听到“哪里”一词时, 他能够理解这是在询问地方或所在处, 并可以从所学的地方名词来回答问题。把学生学过的词语放在疑问句, 以“名词——疑问词”来进行问答环节,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训练方式, 有助于提高学生选词用词的能力。

以“实用性”原则选取教学词汇, 至少可以帮助学生在进行交际活动时, 能够传递关键的必要信息。这些实词的表义功能强, 概念丰富, 哪怕初学者的语言和语法都有错误, 这些实词还是可以表达重要的词语信息。

五、结语

在马来西亚对外汉语的教学环境中, 适当地学习马来西亚本土的华语词语是有必要的。从学习者的角度而言, 在马来西亚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主要汉语交际圈仍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社会。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实际的交际活动, 上述的教学词汇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让学习者可以达到“学会共同生活”和“共同生存的”目标。

在21世纪的今天, 世界地球村的概念让人类不断思考如何共同生活。掌握不同的语言是大势所趋, 而汉语无疑是热门选择。与英语世界已经出现所谓“世界英语”

(World Englishes)的观点相比, 目前在汉语圈中对于马来西亚华语这种域外变体的汉语的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随着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计划, 汉语在广泛的传播中必然会产生更多语言现象的变异, 尤其是词汇的变异。如何把这些变异的成分有机地进行融合, 倡导求同存异, 是汉语迈向“世界汉语”的必经之路。

最后, 笔者所提出的三大原则: “本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作为选择教学词汇的原则, 是希望能抛砖引玉, 为拟制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学词表增添更多的可能性。新加坡有自己的华语语料库, 中国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也建设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马来西亚也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华语语料库, 为拟制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学词表提供更详实的依据。

参考文献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陈贤纯, 1999, 〈对外汉语中级阶段教学改革构想——词语的集中强化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页3-11。
- 方绪军, 2008, 《对外汉语词汇教与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郭熙, 2003, 〈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页107-114。
- 胡明扬, 1996,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序》,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页i-ii。
- 胡明扬, 2006,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 孙德金主编, 《对外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203-214。
- 黄妙芸, 2010, 〈从汉语走向国际化看区域华语词汇变异——以马来西亚为例〉, 《八桂侨刊》第4期, 页48-52。
- 李明, 2011,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林诗远, 2015, 〈CNN票选全球十大美食旅游地——台湾夺冠〉, 《大纪元》, 6月15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5/6/15/n4458399p.htm> (浏览于22/6/2015)。
- 刘珣, 2000, 《对外汉语教学学引论》,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卢伟, 2009,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研发几个问题的思考〉, 《海外华文教育》第2期, 页1-6。
- 陆俭明, 2000,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 《语法教学与研究》第3期, 页1-8。
- 吕必松, 2007, 《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S. 皮特·科德 (S. Pit. Corder), 1983,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中译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惠迪, 2009, 〈马来西亚华语规范方略〉, “马来西亚2009华语国际学术研讨会”, http://yufan.net.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5:2009%AD10%AD18%AD05%AD30%AD256/6 (浏览于12/6/2015)。
- 吴应辉, 2013,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 《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页117-125。
- 杨惠元, 2003, 〈强化词语教学, 淡化句法教学——也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页37-43。
- 张和生, 2005,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述评〉, 《语言文字应用》第9期, 页7-9。
- 张旺熹, 2000, 〈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述评〉,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页3-10。
- 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 2009,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马汉对照》,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 周清海、李临定, 一, 〈华语、普通话词汇比较〉,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zhouqinghai/zhouqh03> (浏览于19/6/2015)。
- Gass & Selinker. 199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 270.
- Jacques Delors et al.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the Report to UNESC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ri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Richards, I. A. 1943. *Basic English and Its Uses*. London: Kegan Paul.
- Stubbs, M. 1986. "Language Development, Lexical Competence and Nuclear Vocabulary".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 edited by Stubbs, M. Hoboken: Blackwell. p. 99.
- Th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2006. *The Ninth Malaysia Plan (2006-2010)*. Putrajaya: Th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p. 270.
- Thorndike, E.L. & Lorge, I. 1944. *The Teacher's Word Book of 30,000 Wo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 Timlinson, B. & Hitomi Masuhara. 2004. *Developing Language Course Materials*. 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er.
- West, M. 1930. "Speaking-Vocabulary in a Foreign Languag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4: 509-521.
- West, M. 1953. *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
- Wilkins, David A. 1972.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11.
- Zimmerman, C. B. 1997. "Historical Trends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Instru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 Rationale for Pedagogy*, edited by Coady, J. & Huckin, 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9.

附录（一）

表2：马来西亚十三州与直辖区

马来西亚十三州华语译名	马来名
檳城	Pulau Pinang
玻璃市	Perlis
登嘉楼	Terengganu
吉打	Kedah
吉兰丹	Kelantan
马六甲	Melaka
彭亨	Pahang
霹雳	Perak
柔佛	Johor
森美兰	Negeri Sembilan
沙巴	Sabah
砂拉越	Sarawak
雪兰莪	Selangor
直辖区	
布城	Putrajaya
吉隆坡	Kuala Lumpur
纳闽	Labuan

附录（二）

表3：彭亨大学科系与院校

学院	Faculty
电脑系统与软件工程 学院	Faculty of Computer System & Software Enginnering
电子与电子学工程 学院	Faculty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工业管理 学院	Faculty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工业科技 学院	Faculty of Industrial Sciences & Technology
化学与自然资源工程 学院	Faculty of Chemical & Natu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学院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科技工程学院	Faculty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土木工程与地球资源 学院	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 Earth Resources
制造业工程学院	Faculty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现代语文与人文 中心	Centre For Modern Languages & Human Sciences
汉语文化中心	Mandarin Language & Culture Centre